

山歌，在党的阳光下……

——与山歌结缘半世纪感怀

□ 尹 永

广西国际民歌节把以“刘三姐山歌”为代表的民歌推向国际舞台,成为享誉中外的文化品牌,令与山歌结缘半世纪的我浮想联翩……

诞生于乡野僻壤、田间地头的民间口头歌谣,最初连文字记载都没有,当有了文字记载,又累遭旧社会官僚权贵、财主老爷们打压迫害,被明令禁止。“刘三姐们”坎坷的人生是最好的见证。改革开放前夕,因坏人利用,封建残余势力死灰复燃,倒行逆施,以所谓“破四旧”之名,对山歌大开杀戒,歌手们有的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,有的疯癫残废、隐匿荒野……山歌何罪之有?从小爱山歌熏陶的我,总想在舞台上为山歌说话。1982年,我在上海戏剧学院需完成毕业作品和论文时,首先想到的是山歌。正好,论文写了《简论歌剧的抒情性场面》,毕业创作就以山歌为题写歌剧,完成了大型民族歌剧《哑女歌魂》,希望似《刘三姐》又不是《刘三姐》。当时,导演班一位华东师院姓钮的校友决定拿回学院排练,因经费不足未能实现。后来几次修改易名,从《哑女歌魂》《哑歌女》《啊,山歌》到《山歌风云》,都没能令人满意,对山歌的认识很肤浅,又跳不出“伤痕文学”的窠臼。广西国际民歌节的成功,引起了我的思考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,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令 me 茅塞顿开。

我想,写山歌,务必懂山歌。广西山歌为什么累遭打压而又能绝处逢生茁壮成长?

习近平总书记提出:江山就是人民,人民就是江山,打江山、守江山,守的是人民的心。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初心,更是新时代前进的号角。所谓人民的心,即人民之所爱、人民之所求。劳动人民在万劳加身的艰苦岁月里,用山歌倾诉衣食的贫困,抒发对温饱的渴望,山歌与油盐柴米、耕耘播种、生丧娶嫁、谈情说爱、迎宴会友等息息相关。他们嗜歌如命,“若是一天不唱歌,三岁娃仔白了头”。这种追求心灵



《剧弦独奏》

作 者:尹 永

出版时间:2021年12月

内容简介:作者将近十数年的几部剧作凑成一曲无声的“剧弦独奏”奉献给读者,力求奏出“广西旋律”。书中描写了嗜歌如命的壮族人民追求山歌的故事;深入广西作特种民族考察的青年学子费孝通的瑞山奇遇;别开生面的红水河奇石扶贫的先进人物等。

的安抚、排解劳作的艰辛和对幸福的向往,不正是我们要守护的人民之心吗!那些封杀山歌、迫害歌手的邪恶势力,封禁了人民求生、求富、求爱之心,正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人的对立面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我亲眼目睹和感受在党的阳光下,山歌的地位和价值都得到了高度提升和发展,山歌已是我国文坛上不可或缺的一员,人民群众对山歌的爱恋得到极大满足。

首先,我们“守住了”山歌的感召力,让其存在价值获世人公认。山歌是一种最具群众性和感召力的民间歌谣,往往是“一人唱歌万人合”“这山唱歌那山合”。由于历来是民间自编自唱,不少情爱山歌被一些同志视为“风流歌”,主张废弃。后来,这种认识得到纠正,山歌的价值成为党内共识。山歌的感召力,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农村土地改革得到充分展现。当时,需要宣传群众、发动群众,山歌成为最好的工具和教材。来宾离休干部、作家蒙光朝本身就是一名山歌手,上世纪50年代在来宾任县、乡领导时,人称“山歌书记”。他常说:“农村老百姓最喜欢山歌了,只要有山歌唱,人们就像蚂蝗听不得水响,连夜跑来。我们搞土改,就是靠山歌组织群众、发动群众,宣传党的政策,宣传新中国,揭露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罪恶,极大地调动农民群众斗地主分田地的积极性。”在大量广西山歌出版物中,歌颂党、歌颂毛主席、揭露旧社会的山歌多如牛毛,俯拾即是。例:

从前受苦几千年,
苦在心中不敢言;
如今来了共产党,
风吹乌云见青天。
地主阶级心最毒,
荒山野岭他收租;
年年收租几万担,
害得穷人家家哭。

——韦志彪《广西民歌》第一集

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今天,山歌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,其感召力得到极大发挥。如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等各项中心工作,山歌都能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。唱山歌是壮族百姓喜爱的文化活动,至今,群众自发编唱、自由对歌随处可见并受到保护。更受鼓舞的是,习近平总书记给电影《刘三姐》的主演黄婉秋的信,为山歌文化注入了更强大的活力。

此外,我们还“守住了”山歌的表现力。山歌除配合中心工作、宣传方针政策

策这类概念的说理外,在党的文艺“两为”和“双百”方针指引下,山歌的表现力得到极大拓展。据说,人称“山歌王”的黄勇刹到北京,在贺敬之等著名诗人面前放声山歌,令诗人们五体投地。1956年,蒙光朝以山歌创作者身份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,山歌在中国文坛首次亮相。广西文联对山歌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,推出了山歌的新模式“山歌叙事诗”。从此,山歌不再是简单的口头叙事、抒情、言理,拓展到像新诗(长短句)一样描述故事、刻画人物、塑造形象,跻入文学行列,结束了山歌只是口头文学的时代,大量山歌得以集成册出版发行,不少文人、作家成了山歌写手。最为耀眼的是,山歌还渗入戏剧、影视、歌曲等艺术领域中,成就了一批优秀文艺作品。戏剧方面就有《歌王》《新刘三姐》《山歌好比春江水》《歌妹》《刘三姐前传》,等等。山歌是带有一定旋律的歌谣,它促进广西民族民间音乐的繁荣发展。很多优秀歌曲都是从山歌中脱颖而出,仅本人作词的两首歌《金桔林里唱新歌》《华主席给我金嗓子》,就是以山歌为词获得成功,传唱至今。

在党的阳光下,广西山歌从口语进入文学,从娱乐走向审美,从乡村走向城市,从民间进入官方,其时代价值得到深度开发和拓展。最值得炫耀的是,广西国际民歌节的成功举办,使山歌从国内走向世界,给广西形象添彩增辉,在国际舞台上夺人眼球。

党的阳光,照耀着山歌的发展,也指引着我的《哑女歌魂》跳出了“伤痕文学”的窠臼,成为弘扬山歌文化的民族歌剧《壮人恋歌》。剧中,我着力塑造一群具有个性的壮乡山民,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光辉照耀下,爱歌、学歌、护歌、传歌的鲜活形象,展示壮人嗜歌如命的民族特性受到保护,折射出“人民之心”得以守住的主题内涵。

祝山歌在党的阳光下万紫千红,五彩缤纷。



山歌是文明的使者

□ 罗人伟

八桂大地,来宾故土,历来是山歌的圣地。不论平地山川,还是深山老弄,凡是有人生存、有人劳动的地方和场所,都有山歌飞扬。一首首嘹亮动听的山歌,像一股股清泉流进人们的心田,像一道道电波在传达着中华民族的文明与社会的进步,像一束束艳丽的鲜花,点缀着我们生活的美好,提升民族精神的品味。

时下,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强国复兴的伟大时代。在这个时代里,我们要坚持的,是道路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。山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劳动人民智慧、思想、道德、语言的艺术结晶,具有强大的张力和感染力,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力。我们发掘、整理、研究、演唱山歌,通过山歌传播信息,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,推动各项工作,就是坚持文化自信的一个具体行动。

山歌,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。在民间,无论男女老少,会唱山歌的比比皆是,有的人还成了歌手、歌王。婚丧嫁娶、喜庆佳节、闲谈聊天、交友恋爱等,哪样少得了山歌?抗击疫情、战胜灾害、脱贫攻坚、劳动致富、文明道德、征兵、禁毒、法纪宣传等,山歌从未缺席。在农村,不少地方召开群众大会,先组织爱唱山歌的人唱山歌,吸引观众,人到齐了再开会。广大文艺工作者,为山歌撰写了一篇文章,利用山歌作唱词,编写了一部部歌剧,歌颂党的英明领导,歌颂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英勇业绩。前不久,尹永出版了一部创作文本选《剧弦独奏》,书中的《壮人恋歌》《香缘嫁》两部剧作,就是用山歌讲好广西故事、来宾故事,宣传正能量的曲范,深受欢迎,多方点赞。来宾建市十周年

时,他创作的《百首山歌唱来宾》组歌,也是好评不断,赞赏有加。

山歌,是文明的使者,是社会进步力量的驱动器,是开展工作、动员群众的有效方法,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。因此,山歌与我们的工作学习、生产生活相依并存,息息相关。我们的各级领导,如果能够把山歌当作推动工作、动员群众的有效方法加以运用,那么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就会过得风生水起,多姿多彩;反之,就会过得呆板平淡,索然无味。毛主席说过,领导干部要学会“弹钢琴”。钢琴上的键子很多,既不能同时按下所有的键子,也不能乱按一通。而应该明确,哪个键先按,哪个键后按,什么时候按什么键,按多久,按轻还是按重,才能弹出优美动听的乐章。领导干部也是这样,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,先抓什么、后抓什么,什么是重点、什么是一般,怎么协调等,都要有章法,才能把工作做得有条不紊,做出效果。我们衷心希望,各级领导在“弹钢琴”的时候,不要忘了适时而恰当地按下山歌这个键子,让山歌能够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绽放出越来越绚丽的光彩。

《壮人恋歌》的山歌艺术特色

□ 黄宗信

不久前,我拜读了剧作家尹永的民族歌剧《壮人恋歌》,深为剧中富有浓郁风味的山歌所吸引。读完全剧,我认为剧中的山歌,有以下几个艺术特色:

一、用生动贴切的比喻增强山歌语言的风趣性和表达力。比喻是山歌使用最多的修辞手段之一,从某种程度上说,没有恰当的比喻就没有优秀的山歌。《壮人恋歌》一开场就突显了这个特色,例如老实厚道的山歌手布央唱的山歌:

歌圩之夜唱歌来,
山歌一唱心花开。
黄嘴嫩鸟初开嗓,
五音不全也登台。

用“黄嘴嫩鸟”比喻初学山歌的新手,用“五音不全”调侃新歌手的技艺不熟练,非常贴切生动。

二、用夸张手法增强山歌语言的穿透力。夸张是山歌使用频率很高的修辞手段,优秀的山歌离不开夸张。例如山歌手古良唱的山歌:

想妹昏,
十根肝肠断九根。
还有一根养哥命,
不知是死还是生。

用“十根肝肠断九根”表达思念情人的剧烈程度,非常有艺术张力。按常理,一个人若是十根肝肠断九根,人早不在了。可是,人们仍然乐意接受这样的夸张。因为,真正的艺术需要夸张。

三、用排比句增强山歌语言的气势。排比句也是山歌常用的修辞手段。如山歌手梅英唱的山歌:

未曾吃酒先摆杯,
未曾下雨先打雷。
未曾连哥先得梦,
一夜梦见两三四。

这首七言四句山歌,就有三句意义相近、结构相同的句子叠加排在前面,增强了女山歌手暗恋情人的凄苦难耐。

四、语言的高度口语化。山歌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升华,口语化是它的主要特色。口语化的最大优势是易唱、易懂、易流传,一唱就顺口,一听就明白。《壮人恋歌》的山歌,没有文绉绉的书面语言,山歌手唱出的山歌,就像山间流

出的溪水,山谷吹出的清风,顺畅而又自然。

五、语言形象体系生活化。山歌是用形象表达思想和情感的,不管是和他人讲道理还是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某种情感,山歌都是靠形象说话。山歌借以说服人、感动人的形象,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形象,这个特点在《壮人恋歌》的山歌中十分突出。不管是比喻、夸张、排比的句子,还是起兴的句子,所涉及的形象都是劳动人民生活常见的形象。例如九叔公唱的山歌:

早晨看见牛生蛋,
晚上看见马生角。
今天遇着新鲜事,
城里妹仔来学歌。

牛和马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动物,牛不会生蛋,马不会生角,这是人们的生活常识。又如山歌手布央唱的山歌:

树上斑鸠叫咕咕,
哥今无妻妹无夫。
我俩都是半壶酒,
何不倒提做一壶?

起兴句子中提到的“斑鸠”和比喻句子中提到的“半壶酒”,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事物。把情和理都寓于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形象之中,使得山歌更具有亲和力 and 融和力,所以容易感染人、打动人。

六、容易传唱的韵脚。山歌是最讲究押韵的艺术,可以说不押韵就不成为山歌。在七言四句的山歌中,第一句可押韵可不押韵,但第二、第四句一定要押韵。而且,押韵的那一句,句末的韵脚应该是平声字,才能把后面押韵的字唱得悠长,以便增强山歌的魅力。这个特点在《壮人恋歌》的山歌中全都具备,有些字按汉语拼音是仄声字,按方言则是平声字。山歌是口语化的艺术,所以也应该用方言来唱。《壮人恋歌》里的山歌注意到了这点。例如山歌手阿贵唱的山歌:

背时多来背时多,
捡个螺蛳空了壳。
口干想饮芋苗水,
刚刚捧起又跌落。

最近,有幸看到尹永用广西语言、广西形式讲述广西故事的剧本选集《剧弦独奏》,书中以山歌为题材的大型民族歌剧《壮人恋歌》深深吸引了我。广西山歌是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更是来宾的文化名片。我是身在外地的来宾人,对家乡的山歌情有独钟。《壮人恋歌》描写红水河畔壮族人民继承“一日三餐歌拌饭”的古老传统,在改革开放前夕,与封建社会禁唱山歌的邪恶势力作斗争,得到地方党组织保护和支持的故事。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懂民心、体民情、顺民意的深刻主题,回答了饱经磨难的山歌为何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。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,把壮族人民嗜歌如命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,让古老的山歌再次焕发青春活力和时代光彩,展示了山歌创作的新境界。

《壮人恋歌》的山歌超越了原始口头文学的功能,创造了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。剧中所塑造的一批人物,无不与山歌的滋养息息相关。主人公蓝梅英是当地有名的山歌手,从小在山歌窝里长大,刘三姐是她心中的偶像,山歌培养了她坚毅不屈、以歌为戟与禁歌势力作斗争的品性,一针见血地讥讽禁歌的邪恶势力:

真好笑,
灯竿怎能来架桥,
老糠提绳怎拘马,
笑你水中把月捞。

她之所以为唱山歌不惧生死、隐姓埋名,就是坚信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壮族人民的大救星,是唱歌人的靠山。她高唱:

大树底下种海棠,
不怕雪来不怕霜;
哑巴又可开口唱,
心中有个红太阳。

即便在邪恶势力监视下,依然鼓励城里的寻歌姑娘:

要吃嫩笋三月三,
要吃杨梅把树攀,
要学山歌慢慢访,
有心莫怕路头难。
学歌路上十个湾,
十个湾上九个滩,
十湾九滩闯过了,
眼前大道是平川。
当听到山歌回复后,梅英情不自禁地赞美:

唱得好来唱得乖,
唱得心开花也开,
唱得山转水也转,

这些性格化山歌,很好地继承了传统山歌辛辣、幽默的传统,使贱哥讥讽、

鞭笞禁歌邪风的形象活灵活现。此外,九叔公的机智幽默、布央的朴实憨厚、小蕾的青春靓丽以及丑妹纯真无暇的形象,都是靠山歌塑造完成的。

《壮人恋歌》中的山歌毕竟是剧中台词,必须表现故事,推动剧情发展。作为歌剧唱词,七言四句的形态显然不利于旋律的发挥,务必突破。但,作者力求不离山歌的韵味,又能有利于音乐旋律的发挥。如,序歌:

唱山歌,
歌声飞过九寨十八坡,
深山老弄歌不断,
自古都是山歌窝,
有人誓为歌去死,
有人要为歌而活,
山歌到底是什么?
是春天的花,
是秋天的果,
是夏天的风,
是冬天的火,
啊,山歌,
远古走来的山歌,
勾魂摄魄的山歌,
出生入死的山歌,
难舍难离的山歌,
山歌、山歌、山歌……

字句、格式的变换,依然浸润着浓郁的山歌韵味。剧中九叔公的很多唱段都是山歌变异的结果。如:

雨雾濛濛莫进山,
暗礁凶险莫行船,
虽说山外春风暖,
深山弄仍是冰雪天,
你虽不是我亲生女,
你父亲同我是歌友,
亲如兄弟心相连,
打雷怕你遭闪电,
下雪怕你受饥寒,
进山为你先探路,
下河帮你撑好船……

《壮人恋歌》中的山歌,之所以如此多姿多彩,作者除创作大量新山歌外,还运用并改造了不少传统山歌。新山歌与旧山歌水乳交融、一脉相承地融合一剧,成就了一部浓浓的广西味民族歌剧,体现了作者善于用旧如新、新写似旧、新旧辉映、浑然一体的手法。如,在